



說設身處地

紀果庵

我很喜歡莊子秋水篇裏的兩句話：「莊子與惠子遊於濠梁之上，莊子曰：儻魚出遊從容，是魚之樂也。惠子曰：子非魚，安知魚之樂？莊子曰：子非我，安知我不知魚之樂？」斷章取義，我覺得莊惠二公的問答大有道理。按儒家的說法，人生往來，全在忠恕二字，忠字是對己的，恕字是對人的，對人就要站在人家的立場，替人家設想，此之謂設身處地。但是「子非魚，安知魚之樂」，我不是你，究竟應當怎麼替你設想，實在是很大的問題。不要說遠者大者，今天我的內人翻箱倒篋，給我找出乾乾淨淨的襯衫襯褲，說我該當沐浴更衣了，偏我稀生性懶，以為大可從緩，反而說了一片嘮叨，弄得山荆頗不開胃，然則她豈不是設了身，處了地，為我好嗎？可是結果恰恰相反，你道奇也不奇。

我們翻翻歷史，類乎此的事實也不知有多少，從古忠君之士，其實全是替君設想的恕道專家，還如龍逢比干，近如楊椒山袁爽秋，那一個不是因此喪了性命。連區區在下，還有時向山妻發其悻謬脾氣，倘使九五之尊，你偏偏為他利害設想，批其逆鱗，豈不是自討其苦？韓非子對於研究對方心理，可算透譬之至，一篇說難，翻來覆去，把君人分析得無微不至，可惜自己偏偏不會利用，難逃李斯的毒藥一盃，這可見是何等不易的事。我們老實不客氣說，無論何人，沒有不己為前提者，在這種社會，這種制度之下，不利己也簡直活不成，不過有的損人利己，有的益人利己而

已，此即所謂忠奸賢佞之判，那麼，專門為人設想，亦許是根本不可能的事，假設果然有，也將成為不世的英雄哲人，如革命者之流血犧牲，或即其一，然革命者倘有為己之成分在內，甚至也有冒牌投機之說，似又可以放在一邊。墨突不得黔，真是中國古代特立獨行的思想家，而莊子天下篇說他使人憂使人傷其行難為也，也實在是其道大毅，不足為訓的。儒家恕字，雖有為人之意，究竟不至於斯極，所以孟子要罵他近於禽獸。是則設身處地推己及人至於極點，不免成了一般人頭腦中之神經病者，而終是其道不行的。儒家所講的中庸之道，起初我很反對，以為這就是模稜兩可的態度，於事無補的，最近讀莊子養生主，以庖丁故事喻養生，緣督以為經，不去碰那些枝經肯綮，專講在骨縫遊刃有餘，好像這才是真正滑頭腔，所以若史書中所記耿耿孤忠之士，多半是受了儒墨兩家之影響，若夫身為五朝元老之馮公，則大得道家秘奧，中國大多人，還是願意鑽香乎此，不要聽大家嘴裏哇哇哇，遂以為如何如何也。

在人類等級階級未盡破之前，即使有心為人設想，往往因為有所蔽有，亦復成爲不可能。晉惠帝令百姓食肉糜的故事，可算是很顯著的例子了。其實惠帝何嘗愚，乃是他的生活環境使他不得不愚耳。蓋自古只有帝王最易爲人所愚，並且不容他不愚，所以他自己也變成為愚者。除創業立基之君，起自民間，受過辛苦外，其餘皇帝，生長安樂，所接觸的都是迎合

詔諛的馬屁匠，他又如何替人民設想知道百姓疾苦呢？察見淵魚者不詳，如果作了皇帝，處處躬親，察察爲明，即像清世宗那樣精明，還是免不了死得毫無分曉，在我看來，有好些政治上的事，只是上下互相應付哄騙，好比交易而退，各得其所。誰也不願意拆穿誰的秘密，作皇帝的對於臣是如此，作臣的對於皇帝更如此。相傳袁項城稱帝時，全國無不反對，而籌安會諸君子却另外印行了一種御用的報紙，滿載勸進的電文，把新華皇帝賺得滿心高興，却不知正被蒙在鼓裏！這裏的例子，是因袁公失敗，所以能够曉得他受騙，若使成功，則假的也會變作真的，不要說袁氏身在此山中，不識廬山面目，即吾輩後人讀史，又何嘗能知其底蘊！乾隆皇帝數下江南，督撫地方官不惜傾地方之全力，以博萬乘一歡，而骨子裏不知蕩盡若干人的產業，害了多少人的性命。譬如郎潛紀聞就有如下的紀載：

「無錫顧棟高舉經學入都，蒙召見，面諭云：看汝年衰，是以準令回籍隨養，將來朕巡幸江南，尙可見汝。顧奏云：皇上尙須南巡乎？高宗默然，旋賜國子監司業銜放歸。」

顧君區區五字，意義之深長，不下一封諫疏。若是無此，高宗也許真以爲萬姓臚歡兆民額手呢。可是史書對於高宗，無論如何與隋煬帝幸江都是兩樣看法，這又有什麼公道可說。還有像高宗掠取大小和卓木的香妃，爲了慰藉她的鄉思，築寶月樓和回回營，這種替人設身處地，更是爲了吃猪肉才飼養豬仔的慈悲，倒是不發的好。

呂氏春秋去有篇云：「鄰父有與人鄰者，有枯梧樹，其鄰之父言梧樹之不善也，鄰人遽伐之，鄰父因譖而以爲薪，其人不說曰：鄰者若此其險也，豈可爲之鄰哉！此有所有也。夫請以爲薪與弗請，此不可以疑枯梧樹

之善與不善也。齊人有欲得金者，清且被衣冠往鬻金者之所，見人操金，攫而奪之，吏搏而束縛之，問曰：人皆在焉，子攫人之金何故？對吏曰：殊不見人，徒見金耳。此真大有所有也。夫人有所有者，固以晝爲昏，以白爲黑，以堯爲桀，宥之爲敗亦大矣。亡國之主其皆甚有所有邪？」這所說殊有幽默之感，韓非子說難篇有相似故事：「宋有富人，天雨牆壞，其子曰：不築必將有盜，其鄰人之父亦云，暮而果大亡其財，其家甚智其子而疑鄰人之父。」由此可知像國家昏亂時之忠臣，因爲人設想而見戮，即平時過日子，爲人設想也會見疑，作人真是不易。楊朱在那兒徹底的主張爲我，大約是深有感於此點而云然。世上本來只看見金子不看見的人多，就使我們自己，也難免於在涅而緇，所以設身處地更加難了。

洪承疇和吳三桂，一爲貳臣，一爲叛逆。蓋在去就之際，未能分曉於君王的心理與要求，可以說是昧於設身處地者，戰國策秦策：

「楚人有兩妻者，人誑其長者，習之，更誑其少者，少者許之，居無幾何，有兩妻者死，客謂誑者曰：汝取長者乎少者乎？取長者。客曰：長者習汝，少者和汝，汝何爲取長者？曰：居彼人之所則欲其許我也，今爲我妻，則欲其爲我習人也。」

這也是很有趣的教訓。殷之忠臣，便是周之頑民，原亦是很容易明白的事，但洪吳恐還是如見金未見人之例，所以才落得身敗名裂。唯像袁東莞那廢，仍不免於皇帝之疑忌，利用反間計的人，要可謂將設身處地的原則玩弄得十足圓熟，苟非智者，蓋極難打破事實的宥蔽也。

盡忠則殺，不忠亦殺，已竟够使人左右爲難了，而在我的想像裏，詔佞之人又何嘗不是在處處設身處地的迎合他人心理？趙師舜的驢鳴狗吠是

不必提了，張端義貴耳集云：

「交椅即胡床也，向來只有棹棧樣，秦太師偶仰背墮巾，吳淵乃製荷葉托首以媚之，遂號曰太師樣。」

連器具裏都包涵着這樣可恥的故事，實在使我們腐儒想不到。設想者之無微不至，要可知矣，似官場現形記有送長官姨太太馬桶的故事，大約也只可信其有了。庚子西狩談記張蔭桓獲罪於西后云：

「張公得罪之由，會親爲余言之，謂實受李蓮英所中傷；其自英使回國時，曾選購寶石兩枚，預備進奉兩宮，一爲紅披霞，一爲祖母綠，足充帽準之用，歸國後，乃以紅寶石進之德宗，祖母綠進之太后，論其價格，亦緣固遠勝於紅也。但通例京外大員進奉，必經李手，即貢呈皇上物品，亦須先由李呈明太后過目，方始進御，因此率另備一份，爲李經進之代價，大抵稍遜於貢品，而相去亦不能過遠。彼時侍郎魯遵方隆，平日高才傲氣，於李殊不甚注意，本已不免介介，此次又一無餽贈，若有意爲破成例者，故銜怨至深，而侍郎固未之知也。進呈時，太后方拈視玩弄，意頗歡悅，李特從旁冷語曰：難爲他如此分得明白，難道咱們這邊就不配用紅的嗎？蓋通俗嫡庶衣飾，以紅綠爲區別，正室可披紅裙，而妾媵只能用綠。太后以出身西宮，視此事極爲耿耿，一言刺激，適中所忌，不覺老羞成怒，遂赫然變色，立命將兩份貢物，一律發還。此消息既已傳播，當然必有投井下石之人，未幾即以借款事被參。」

小人存心，處處比君子聰明而尖銳。自然會利用代人設想的辦法，體貼入微，使你不得信。且有時君子雖然也想到了種種，猶不免於揣摩試探之罪名，這也是很難說的，根本還要看你的立場與因依也。孟子雖然

在講「說大人則藐之」，但在對答齊宣王時，却是盡了迎合的手段，寡人有疾寡人好色，便道昔者太王好色，說好貨便道公劉好貨，這豈非與其平日主張有些矛盾乎？殆孟子看了自己雖迎合了半天還是不行，才發牢騷耳。因此我們感到只有君子最危險，如前所云，忠呢，十九是被殺，不忠或逢迎，更不免乎罪，說去說來，路子是很窄的。所以許多人只好作了不說話不作事的隱士，儒家思想表面上作爲中國主幹思想幾千年，而一遇事實，就會想到天地不仁以及大道廢有仁義的話上面去，我之所以說道家思想易於爲人瓣香，絕不是矯情的話；但恨以今日之米價，要想采菊東籬也不可能了，寫到這裏不禁黯然。

(十二月六日燈下)

珍妃之死

牙英

清末珍妃之死，其淒涼鬱抑，宛轉蛾眉之狀，誠不次於六軍譁變時之馬嵬坡也。（按玉環投繯事，今人俞平伯氏在所著雜弁兒中，據白詩陳傳及雜劇所述，謂當時妃實未死，又據東瀛傳說，妃曾於戎馬倉皇中乘桴至東土，至今復有其遺物云。）景善庚子日記中記其經過甚信。「（上略）珍妃向與太后反對者，此時亦隨衆來集，胆敢進言於太后，謂皇帝應該留京。太后不發一言，立即大聲謂太監曰：把他扔在井裏去！皇帝哀痛已極，跪下懇求。太后怒曰：起來，這不是講情的時候，讓他就死吧，好懲戒那不孝的孩子們，並教那驕鼻，看看他到羽毛豐滿的時候，就啄他的眼睛！李蓮英等，遂將珍妃推於甯壽宮外之大井中。皇帝怨憤之極，至於戰慄。」描寫那拉氏之殘忍乖戾，德宗之憤慨痛惜，誠爲繪景繪聲。豈知帝王之家，骨肉間之傾軋有非庶民所能想象者哉。